

廖翠玲

聽讀工具躍進， 助視障者 開啟閱讀大門

一般提到閱讀與校對，都認為是很耗眼力的事情，不過對於視障者來說，這並非是完全無法觸及的領域，國立臺灣圖書館就有一位全盲的館員廖翠玲，透過摸讀與聽讀，她的閱讀量遠高於許多人。

廖翠玲在9個月大被診斷眼睛有黑細胞瘤，一隻眼先進行手術，3歲時又摘除另隻眼，回憶起來，她對於3歲前單眼視力並沒有留下印象，這個世界的樣貌只能用想像的。

唸幼稚園時，住在鄉下的她以為大家都跟自己一樣，「跟我一起的小朋友沒有讓我認為與他們不同，當時鄉下沒有車，跟著小朋友走，一路走都會唧唧呱呱，我就跟著聲音走。」

從摸讀開始愛上「看」課外故事書

直到小一時帶鉛筆紙本上學，她才發現同學看著黑板就能寫字，但是她卻辦不到。這時她的巡迴輔導老師出現，教她學點字，「摸讀」成為她主要的閱讀習慣，尤其感謝的是小四轉學到花蓮就讀時遇到的輔導老師，幫助她愛上「看」課外故事書，利用教育廳的特製點字版本，她開始大量閱讀。



廖翠玲平時工作的樣子，桌上左邊擺著螢幕，右邊則是鍵盤與點字顯示器（右手按著鍵盤，左手摸著點字顯示器）。

能夠減少閱讀的障礙，媽媽也是重要推手。廖翠玲表示媽媽是雙視圖書的始祖，小一閱讀時，原本她不大會摸點字，由於摸讀慢對閱讀有影響，輔導老師建議媽媽在書上寫國字，媽媽就很用心在每個點字下面寫上國字，於是唸書或背課文時，媽媽可以看她摸得對不對。

廖翠玲小學時讀教育廳的故事書，都是輔導老師給的，直至國一時，導師是輔仁大學的畢業生，有一次帶著她到台灣盲人重建院參觀，認識一個大哥，推薦去圖書館，因此國一她開始有借書證，「郵局寄圖書免費，因此故事書寄到家裡，我讀完就寄回去，圖書館再寄下一批，會有1週左右的空窗期。」

由於不知道市面上有什麼最新的書，廖翠玲多是透過圖書目錄上的作者名和書名，去判斷喜不喜歡，有時也會聽其他視障朋

友的介紹來選書，她笑說比起一般同學都看參考書，她的閱讀量，尤其是課外書的閱讀量算是相當大的。

廖翠玲曾在文藻語專就學一年，她說那時唸書很辛苦，因為唸啟明系統以外的大學或五專學生，書都是要自己打字，因此寒、暑假都要打教科書，「班上兩個視障同學可以分著打，一次打兩張分工；此外，寒暑假時我會找親友報讀，平日住宿舍則要靠同學，當時同學一有空就主動來找我打字。」

後來她去念啟明學校，啟明有小圖書館，接觸課外讀物沒問題。之後淡江大學歷史系只唸一年，想改唸英文系，但未能如願，隔了很多年唸空中大學才把大學學分修完。

視障並沒有減少廖翠玲對於閱讀與文字的興趣，一開始她先在台灣盲人重建院工作，教點字和做點字校對，當時做的都是教科書，從小學到高中階段都有。廖翠玲笑自己是天生來做校對工作，她的摸讀速度不亞於一般人，校對過程中對文字敘述敏感度高，「每次跟別人介紹我的工作，就是每天一直看書，政府就會付錢給我。」

手機電子書 視障者更快接觸新書

在閱讀的路上跌跌撞撞，廖翠玲表示在語音手機出現之後，大幅提升視障者的閱讀資源，因此現在很多視障者的閱讀量比一般人多。事實上在她就學時，中華電信和淡江曾推出報讀，但她聽過很快忘了，還是習慣透過手摸讀，直到27、28歲後才學習聽，「聽是一個趨勢，中華電信研究院和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的語音是男生的聲音，一開始我聽不慣，但現在聽別的聲音反而聽不慣。」

雖然現在在圖書館工作，不過接觸新書，廖翠玲主要靠手機上有個LINE群組，裡面有許多電子書供視障者閱讀，「這是很

多人去買書掃描，轉成TXT檔上傳到一個聽書工具的電子書，群組裡面的檔案量很多，在那裡才閱讀到2016年出版的新書。」這幾年國立臺灣圖書館也開發「視障隨身聽」APP，用手機閱讀太方便，增加很多讀者，至於中華電信研究院與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推的是「語音隨身助理」APP，甚至就是由視障者開發的。

「你昨天又聽小說聽到很晚喔！看起來精神不濟」，這是廖翠玲上班時與人聊天的開場白，她說自己對歷史有興趣，最喜歡民初到民國38年間的小說，但這類的點字書很少，大部分都是透過網路上拿到的檔案來聽，聽書讓她閱讀量更無侷限，「有朋友說現在的數量，是視障者三輩子都讀不完的。」

雖然視障者可讀的書數量多了，但種類有限，如果有需求，廖翠玲會請出版社提供電子檔，轉譯後校對；但例如算命類的書籍，有些專業名詞她也不清楚，需要找專業者來校對。

目前52歲的她，在國立臺灣圖書館工作16年，仍是最資淺的一位，負責校對的工作，「不論這本書是不是我喜歡的，都要認真校對，不能選擇的。校對過程中有好的句子我都會摘錄下來，變成智庫；此外，我比較龜毛，書中內容有明顯錯誤或疑問，一定會打電話去出版社求證，出版社通常都很友善，回覆都很好，發現真有錯還會一直謝謝我。」

現在透過手機宣傳，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服務與活動都可以放到視障資訊的LINE群組，第一時間分享，「視障者只要向左滑、向右滑、點擊，三件事就結束了，不像用電腦的門檻高，要記很多指令。」。手機有語音，讓視障者隨時都能方便閱讀，線上使用的人數很多。

這樣的科技也改變了閱讀習慣，廖翠玲說以前要等書，有人借走了就要等好久，線上語音就不用久候。此外，視障者也可以選擇自己要的書，若不喜歡聽人聲報讀的有聲書，館內電腦報讀可以自己選男聲女聲，說話速度快慢也可以自己調整。

多元活動體驗 彌補缺乏視覺經驗

「有沒有視覺經驗，對閱讀仍是不同感受！」由於很小就全盲，廖翠玲不會寫國字，也沒有字形概念，她舉例當人家說「豎心旁」，這樣的解釋就沒有意義，因為她沒有看過，這樣的字句她無法想像。有時書上說「這是一台火車」，她摸過模型火車，還能從觸感大致想像輪廓，但「太空梭」就完全知道了。

推廣視障者去閱讀，現在工具已經不是問題了，不過廖翠玲認為可以更多元進行，比如美食與饗宴的主題，幫助對美食有興趣的讀者，在其他書上知道更多美食；如果是辦按摩活動，讓有興趣的人參加，吸收跟按摩有關的專業、穴道經絡；介紹建築可加一些體驗內容，例如直接觸摸各項建材，會更吸引人。

廖翠玲建議視障學生不論是透過摸讀或聽讀，一定要盡量多閱讀，即使未來從事按摩工作，有閱讀能力去讀專業書，可以讓技術更精進，甚至有更多見聞可以和客人聊天。她觀察視障者的閱讀資源，隨著電子化就沒有縣市差距，但各項活動仍集中在臺北、臺中和高雄辦理，這部分仍有城鄉差距。

對視障者製作的書，廖翠玲建議應多給予有實效性的資料，例如她正在校對2009年左右介紹小革命的書，「但時間跟現在差太久了，提供這種書給讀者適合嗎？我很懷疑。」

此外，出版社不會提供暢銷書的電子檔，要等過了熱度才給，即使直接問過作者，但書的權利仍在出版社，除非是作者有機緣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演講，贈送紙本書，再請出版社提供電子檔，只需要2天就能轉製成視障者可以閱讀的版本了，不然都要等待很久，她期待有一天這種落差能夠被弭平。